

FA GUO WEN XUE YI CONG

女性的光辉

郑克鲁·主编

法国文学译丛〔3〕



● 四川文艺出版社 ●

I565.45
8742

郑克鲁·主编

女性的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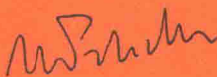
法国文学译丛〔3〕

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成都

28-3821
1958 Je tiens à saluer la première que constitue la traduction d'une série d'oeuvres littéraires françaises modernes en chinois. Tous mes souhaits de succès accompagnent cette heureuse initiative qui reflète le haut niveau atteint par les études sur la France en Chine.

Ainsi, les lecteurs chinois pourront apprécier certaines des plus belles pages écrites en France pendant ce siècle et nos deux pays s'en trouveront rapprochés.

Mes remerciements vont à ceux qui ont travaillé à l'élaboration de ces traductions et, de ce fait, à l'amitié franco-chinoise.



Maurice PORTICHE
Conseiller Culturel
près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目 录

一 长篇小说

苔蕾丝·拉甘

1

左 拉 著

万里骅 译

左拉的成名作。初看这是描写一个奸夫淫妇的谋杀案，但左拉感兴趣的不仅是这种耸人听闻的社会轶事，而更感兴趣的是谋杀案后一对罪犯的变态心理；他们其实并没有爱情，虽然千方百计达到了结婚的目的，但彼此的隔阂却越来越大，最后双双服毒死去。

二 中篇小说

女性的光辉

204

罗曼·加里 著

北 石 徐玉成 译

邓永忠 李建新

一个未亡人的爱情故事，它不象初恋情人洁白无瑕的柔情蜜意，而是两颗饱受磨难的心在痛苦和孤寂中寻求慰藉。男主人公的妻子身患绝症而自杀，女主人公的丈夫因车祸而精神失常。他们邂逅相遇，这仅仅是移情别恋？还是肉欲使他们

放弃传统的道德信条？作家细腻地描述了对爱情不懈追求的心理历程，既是一曲爱情的颂歌，又富于哲理意味。

三 短篇小说

夏娃的动作 314

亨利·特鲁亚 著

江颖 译

跛丫头 325

埃尔维·巴赞 著

钱志杰 译

四 诗歌理论

〈法国诗学的历史及其理论〉选译 341

让·絮佩维埃尔 著

洪涛 译

《译丛》(2)介绍了此书的几个章节，引起诗界的反响。现再译介两章，供诗歌爱好者参考。

五 作家论作家

爱弥尔·左拉 428

从书信看巴尔扎克 445

莫泊桑 著

郑克鲁 译

莫泊桑是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小说流派中

的一员，自然熟悉左拉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特点。以前国内只介绍过左拉论述福楼拜的文章，而对左拉的评论，这篇却是第一次。在有关左拉的文章中，此篇是莫泊桑最全面的评论。莫泊桑也是巴尔扎克的赞赏者，虽然对巴尔扎克的文风有所保留。从莫泊桑的态度，可以看出自然主义流派对现实主义大师的敬重。

六 20世纪法国文学

450

布吕奈尔 等著

郑克鲁 红雪 韩明 译

评论对象：柯莱特、季奥诺、莫里亚克、贝纳诺斯、朱利安·格林、塞利纳、马尔罗、吉罗杜等作家的创作。

七 名人生活

拿破仑一世和他的秘书们

518

皇帝的画家路易·大卫

527

恩贝尔 著

郑琳 译

八 1985年法国主要文学奖获奖作品简介 533

徐玉成 编译

苔蕾丝·拉甘

爱弥尔·左拉 著

万里骅 译

再 版 前 言

过去，我曾天真地认为，这部小说可以不加前言。由于我对公开阐明自己的看法习以为常，甚至强调要写出细微末节，所以我希望不加说明，就能得到人们的正确理解和公正评价。看来，我是大错特错了。

评论界用粗暴、愤怒的态度对这本书同声谴责。一些正人君子，在一些并非不正经的报纸上，也以一种厌恶的语言对它大加挞伐，扬言要用火钳把书夹住、付之一炬。就连一些文学小报，那些热衷于每天晚上报导床头丑事和私房新闻的小报，也说这本书污秽不堪，臭气熏天，不屑一顾。我对这种态度并不介意，相反地，对于看到我的文艺界同僚们有着姑娘一般敏

锐的神经，却感到欣慰。很明显，我的作品属于我的读者们。他们可以认为这本书令人作呕，对此我无权申辩。我所抱怨的是，在阅读《苔蕾丝·拉甘》时羞愧满面的记者中，依我看，竟然没有一个人看懂了这本小说。如果真的看懂了，那他们的脸可能会涨得更红。不过，看到他们振振有词地表示厌恶，我至少也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当人们确信一些诚实的作家也捕风捉影地乱嚷一气说这本书伤风败俗时，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愤怒的了。

因此，我必须亲自出马，把这本书向我的评论者们作番介绍。我只能三言两语地写上几笔，以免将来产生误会。

在《苔蕾丝·拉甘》这本书里，我只想研究一下人的气质，而不是人的性格。这是贯串全书的红线。我刻划了一些有血有肉、自暴自弃的人物，他们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无不听任命运之神的摆布。苔蕾丝·拉甘和洛朗是人类中的两个罪孽，如此而已。我试图亦步亦趋地追踪在这两个罪孽身上暗中发展的爱情、受到本能驱使的动作，以及在他们歇斯底里发作时的胡作非为。我的两个主人公的爱情只是为了满足私欲，而他们犯下的谋杀行为则是他们通奸的必然结果，他们合谋行凶就象饿狼伤害羊群一样自然。所以，我所描写的他们的忏悔，只不过是神经崩溃而发生错乱，是机体功能失调的一种表现。我深信，他们是没有灵魂的，这正是我所看到的他们的本来面目。

我希望人们能够理解，我的意图首先是科学的目的。当我塑造出苔蕾丝和洛朗这两个人物时，我很高兴能为自己提出和解释某些问题。有鉴于此，我试着表现两个气质迥然不同的人的奇特结合，描绘一个生性暴戾的人和一个神经脆弱的人一经接

触所经受的巨大折磨。希望读者们仔细地阅读这部作品，他们必然会看到小说的每一章节都是对生理学上一种异常情况的研究。一句话，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要在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和另一个要求未被满足的女人身上寻找一种兽性，一种使他们堕入惨痛悲剧之中的兽性，并且源源本本地记录下这种人的感受和行动。我仅仅是象外科医生解剖尸体一样，在这两个活人身上做了一桩带分析性的工作。

你们应该承认，当一个人完成了这样的工作，并且为自己能反映真实而兴高采烈的时候，却听见有人谴责他完全是为了描写淫秽的场面，这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事！我就是描绘赤裸裸现实的画家之一，由于他们并不受任何欲念的引诱，因此，当评论者声称对作品中不堪入目的描写感到震惊时，他们自然深感意外。当我写这部小说时，我忘记了客观世界的存在，只热衷于对生活作细致而又翔实的刻画，对人的机体进行分析。说实在的，苔蕾丝和洛朗的冷酷的爱情对我没有任何淫秽影响，更不会诱使我产生邪念。就象画家面前躺着的裸体美女会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一样，这类人物的模特儿也会消逝，而画家不过是想把她的体形如实地画在画布上，着上颜色，如此而已。当我得知我的作品被看作一潭烂泥、一滩污血，当成阴沟里的脏水和一堆垃圾之类的东西时，我感到惊讶之极。我懂得评论为何物，自己也写过批评文章；可是，我要声明所有的攻击实在使我不无困惑。这是怎么一回事！在我的同行中即使没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保卫这本书，难道也没有人能出面为它辩解吗？在这场大合唱中，人们大喊大叫什么“《苔蕾丝·拉甘》的作者是一个可悲的歇斯底里分子，他以宣扬色情为乐。”这时，尽管我听到另一种声音回答：“不，这个作家仅仅是一位

分析家，他在观察人类的堕落时忘掉了自我的存在，就象一个在梯形解剖室里工作的医生忘记了自己一样。”可这又有什么用呢？

请注意，我丝毫不要求报刊对一部它们深恶痛绝的作品表示同情，我完全没有这种奢望。使我迷惑不解的是，我的同行们居然把我看作是文艺界里疏通阴沟的人，他们凭借老练的眼光读上十页书，就能揣摩到作者的意图。我虔诚地希望他们今后能客观公正地看待我，实事求是地评论我的作品。

其实，理解、观察和分析《苔蕾丝·拉甘》这一作品，指出我的真正错误，而不是在仁义道德的幌子下，抓起一把烂泥掷到我的脸上，要做到这些并不难。进行真正的批评，就要求动点脑筋，提出些系统的看法。在科学领域里，出言不逊、信口雌黄，实在毫无意义。我不知道自己的小说是否属于诲淫诲盗的作品，但是，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这部作品多多少少变得纯真无邪，我也不曾想过要往作品里加插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所发现的淫秽脏物，我只是从一个学者的好奇心出发，描写了一些甚至是最狂热的场面。我敢说我的评论家们未必能在此书中找出一页泄露沙龙中的隐私、投黄色小书的读者所好的真正猥亵的内容。这种小书发行成千上万册，被报纸刊物大肆渲染，而《苔蕾丝·拉甘》的真实性却使他们不能容忍，对这些评论家我只能嗤之以鼻。

时至今日，我所读到的对我的作品的评论，只不过是恶意中伤和连篇蠢话。说这番话时我是心平气和的，就象一个朋友要和我促膝谈心，请求我谈谈我对评论界对我的态度的看法一样。有位作家很有才华，尽管他给我的支持不多，但却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你犯了一个大错，把所有的门都关死了。您

和一个傻瓜谈不上两分钟，却不让他明白自己是个白痴。”此言甚为有理。我意识到了我对评论界所犯的错误，我指责它愚蠢，同时对它的鼠目寸光、对它缺乏逻辑的盲目评论，身不由己地表示了反感。当然，我指的是通常的评论，是文艺界愚昧的偏见。他们不能站在人类社会的广阔角度上去评论，而这正是一部社会作品为得到人们正确理解所必须的。如此愚蠢的事我还从未见过。在《苔蕾丝·拉甘》问世以后，不足挂齿的评论界向我打来了几拳头，然而他们象往常一样又扑了个空。他们为一个涂脂抹粉的女演员的蹦蹦跳跳喝采叫好，而对一项生理学上的研究却认为大逆不道，他们什么也不懂，也不想搞懂，一旦心血来潮，便会忘乎所以。为了一个莫须有的过错而遭受抨击，是令人恼火的。我有时真后悔没有写些淫秽的内容，要是写了，那我对这些瓦片大的冰雹莫名其妙，劈头盖脑地倾泻在我身上，反而会感到心安理得的。

在我们的时代，似乎只有那么两三个人能够阅读、理解和评价一部作品。我愿意聆听他们的教诲。我深信，他们在没有深刻理解我的意图、正确评价我的劳动成果以前是不会轻易启齿的。他们绝不会随便说什么仁义道德和文学廉耻之类的空话大话。在这个文艺自由的时代，他们会承认我有自由选择主题的权利，只要求我写出严肃的作品，并且认为胡说八道会损害文学的尊严。他们对我在《苔蕾丝·拉甘》这部小说中所作的科学分析，肯定不会感到意外，而会从中发现现代的创作手法，在整个世纪内，人们都将无比热情地运用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调查手段，藉以洞察未来。不管他们得出什么结论，他们都会赞同我的写作动机、赞同我研究社会出身和生活环境对人的气质和身体机能的深刻影响。我会找到真正的评论家，他们

真心实意地探寻真理，既无稚气，也不矫揉造作，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解剖的裸体，绝无厌恶之感。真诚的研究象一团火，能使一切变得纯洁。诚然，站在我梦寐以求的法庭面前，我的作品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我吁请人们对它进行严厉的批评，希望它被删改得面目全非。这样一来，至少，我可以为已经致力去做的事情，而不是为尚未去做的事情受到抨击感到喜不自禁。

此刻，我仿佛听到了伟大的、科学的、自然主义的评论，这是使科学、历史和文学的面貌为之一新的裁决：“《苔蕾丝·拉甘》所研究的乃是一种异常特殊的情况。现代生活的悲剧色彩是丰富的，它并不拘泥于恐惧和荒唐的情节。然而，这些变化在一部作品中往往被置于次要的地位。作者所希冀的只是把自己的观察和盘托出，注重突出每一个细节，这就使得整个作品显得更为紧张、激烈，而另一方面，其笔调又缺乏分析小说所要求的那种简练。总而言之，当今的作家如果要写出一部好小说，他必须更广泛地观察社会，去描绘它那错综复杂的场面，语言尤应明快、自然。”

我原想用二十行字来回答那些幼稚可笑、居心叵测，令人气愤的攻击，可我发现我是在和自己交谈，就象我经常握笔在手、久久沉思时那样。我知道读者们对此不感兴趣，权且写到这里。一位记者不是把《苔蕾丝·拉甘》贬为“堕落文学”吗？如果我有心并且有时间写一篇宣言的话，那我是会挺身而出，捍卫这种“堕落文学”的。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我有幸加入的自然主义作家组织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写出一批有份量的作品来为我进行辩护。某些盲从的评论人士硬要小说家为自己的作品写篇前言，由于我喜欢直言不讳，便违心地写下了这篇前言，为此，我祈求那些聪明人加以原谅，希望他们不需要

我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他们点灯照明也能看个一清二楚。

爱弥尔·左拉

—

当人们从河堤上走来，到了盖内戈街的尽头，便是新桥街。实际上，这是从马萨林街通向塞纳街的一条狭长、阴暗的走廊。这条过道最多有30米长，2米宽。路面铺砌着发黄的石板，破败不堪，凹凸不平，渗出一股呛人的潮湿气味；那上面覆盖着的长方形玻璃顶，积满了黝黑的污垢。

晴朗的夏天，当烈日曝晒大地时，阳光透过肮脏的玻璃，投射出惨淡的光束，在地上拖曳，使街道呈现出一片凄凉景象。阴沉的冬季，早晨浓雾弥漫时，又脏又黑的玻璃顶往湿漉漉的石板上涂上一层微弱的光线，街上宛如死气沉沉的黑夜。

街道的左边，座落着一排阴暗、矮小、陈旧的店铺，散发出一种地窖里的寒气。这里有旧书店，儿童玩具店和纸板店，店铺的货架积满了灰尘，昏睡在黑暗之中。用小块玻璃嵌制的货柜内，陈列的货物呈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暗绿色，货架的后面不见天日，阴森森的店铺就象是一个个凄凉的洞穴，只能看到一些奇异的身影在里面晃动。

在这条小街的右边有堵墙，对面的商店靠墙堆放了不少狭长的货柜。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货物，还有些二十年来无人问津的商品，全都摆放在货柜那一块块难看的褐色薄板上。一个卖

假首饰的女商人坐在柜台内，出售价值十五个苏一枚的戒指，这些戒指巧妙地放在一个桃花心木盒里的蓝色丝绒垫上。

这堵墙高出玻璃街顶，黯然失色，毫无生气。墙上泥灰抹得很粗糙，上面布满斑点和疤痕。

新桥街不是一处散步的地方，人们从这里通过，是为了抄近路，节省几分钟时间。这里的过往行人全都来去匆匆。他们中有系着工作围裙的学徒工，有把活计带回去做的女工，有腋下夹着包裹的男人和女人，也有在昏暗的玻璃屋顶下面步履蹒跚的老人，还有一群群放学后路过这里的孩子，他们奔跑着，皮鞋踩在石板地上，吵吵嚷嚷闹个不停。这里，从早到晚，能听到的只是人们在石板地上急促行走时发出的干巴巴、乱糟糟的声音，使人心烦意乱。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停留，个个低着头赶路，人人为自己的事情奔波，对旁边的店铺，谁都不屑一顾。店主们忧郁地望着难得在橱窗前止步的行人。

晚上，悬挂在玻璃顶下、装着四四方方的笨重灯罩的三盏煤气灯照着这条巷道，在玻璃顶上反射出一圈圈浅黄色的暗光，灯的周围闪烁着苍白的微光，摇摇晃晃，仿佛随时都会熄灭。粗大的阴影伸延到石板地上，使整个街道呈现出一派阴森恐怖的景象；一阵阵混浊的湿气迎面袭来，街道又象是一处被三盏丧灯模模糊糊照亮的墓穴。商人们对有这些煤气灯的微弱光亮为店面照明倒也感到知足。他们只在店铺柜台的一个角落里点上一盏有灯罩的煤油灯，靠着它，行人可以看出在这些白昼如同黑夜的店铺中卖些什么东西。在一排黑黢黢的店铺中，一家纸板商店的玻璃橱窗闪闪发光，两盏油页岩灯的桔黄色光晕划破了黑暗。在它旁边的店铺里，一支放在玻璃油罐中的蜡烛把首饰盒里的假珠宝映照得晶莹透亮。女老板两只手放在披

巾里，正坐在柜台前打盹。

几年前，这家首饰店的对面，还有一家店铺，它那浅绿色细木护壁板的每条缝隙都渗出一阵阵湿气。一块狭长的木板上写着黑字招牌：“针织品商店”，在门口的一块玻璃上则用红色字体写着一个女人的名字：苔蕾丝·拉甘。店铺的左右两边都有用蓝纸装饰的玻璃柜，从店门口一直摆到了里面。

白天，在昏暗的柔和光线中，人们可以看到这些货柜。

货柜的一边是不多的衣物：两三个法郎一顶的纱质皱折无边帽，平纹细布袖套和假领，还有针织品，长短袜子，男裤背带。每一件揉皱发黄的商品都无精打采地挂在货柜的铁丝上。橱窗从上到下尽是这样一些灰得泛白的破衣烂衫，在昏暗的光线中处境十分凄凉。那些白得发亮的新无边帽，在糊裱了蓝色纸的木板上异常耀眼；而挂在一根金属杆上的一排各种颜色的短袜，在灰白色的平纱布的映衬下，色调则显得过于黯淡。

另一侧，在一个更狭小的橱窗里，堆放着大团大团的绿色毛线，白色的纸板上别着黑色钮扣，浅蓝色的圆形纸板上钉着镶有金属珠粒的线网；橱窗里还摆着各种颜色、大小不一的盒子、一束束编织针、一件件挂毯样品、一卷卷饰带以及一堆堆褪了色不值钱的商品，它们在这里大概已经沉睡了五、六年。灰尘和潮湿使这些五颜六色的商品变成了肮脏的灰色，正在发霉变烂。

盛夏时节，中午时分，当骄阳曝晒着大地和街道时，在挂着无边帽的另一个玻璃柜后面，人们可以看见一个年轻妇女严肃而又苍白的的身影。这个侧影在笼罩着店铺的黑暗中时隐时现，她前额低矮瘦削，鼻子细长狭窄，薄薄的嘴唇没有血色，下巴短小、青筋裸露，脖子肥胖松软，可是她的身躯笼罩在黑暗

中，人们只能看到她那灰白色的侧影和一只压在厚厚的黑发下面、睁得大大的黑眼睛。这个影子常常几小时一动不动，静悄悄地呆坐在两项待售的无边帽中间。由于潮湿，挂无边帽的金属杆已经使它们染上了斑斑锈色。

夜晚上灯以后，店铺里面才能看得清楚，它虽然比较宽敞，但并不很深。店铺一头有个小柜台，另一头是螺旋形楼梯，通向二楼的住房。紧靠墙壁摆放着玻璃橱窗和货柜，排列着绿色的纸箱子，各种五颜六色的货包全都挤放在角落里。室内只有四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显得空荡而寒酸。

平常，有两个女人坐在柜台后面，一个是侧影显得庄重的年轻人，另一个是打盹时也在微笑的老妇人。老妇人大约有六十岁。她那肥胖而平静的面孔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白净。一只大虎斑猫伏在柜台的一个角落里，看着她在那里沉睡。

一个约莫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则坐在下面的一张椅子上看书，或者低声地和年轻女人聊上几句。他身材矮小瘦弱，长着一头浅黄色的头发和稀疏的胡子，脸上布满了棕色雀斑，精神萎靡不振，无精打采，象是一个弱不禁风、娇生惯养的孩子。

将近十点钟时，老太太会一觉醒来，关上店门以后，全家便上楼就寝。虎斑猫跟着它的主人们，它叫个不停，同时用头去蹭楼梯上的每一根栏杆。

楼上有三间房间。楼梯通向有时兼做客厅的餐室。餐室的正面是碗橱架，左边陷凹处，放着一个上了釉彩的锅子，几把椅子靠墙放着，一张没有桌布的圆桌摆在正中，在最里头，玻璃隔板的后面，是被烟熏黑了的厨房。餐室的两侧各有一间卧室。

老妇人在亲吻了儿子和儿媳之后便返回自己的卧室。虎斑

猫呆在厨房的一张椅子上过夜。夫妇俩也回到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还有一扇门对着另一个楼梯，下了这个楼梯，走出一条又暗又窄的小巷，便是新桥街。

总是烧得发颤的丈夫先上床睡觉去了。这时，年轻的妻子便推开窗户，去关好外层的百叶窗。她在那里站立几分钟，呆呆地望着对面那堵泥灰抹得很粗糙的墙，这堵墙在黑暗中高高耸立，向着窗下长廊的两端延伸开去。她用恍惚而又冷淡的眼神对墙扫了几眼，然后便带着轻蔑的神情转身歇息去了。

二

拉甘夫人原是维隆市的一个老针织品商人。她在这个城市一家小店铺里度过了将近二十五载。丈夫刚去世的那几年，她感到厌倦，便变卖掉店铺，得了一笔钱，加上平时的积攒，手头共有四万法郎。她把这笔钱存入银行，每年可以得到两千法郎的利息。这笔钱足够她开销了。她过着隐居的生活，对人世间的欢乐与忧郁，一概不予理会。她为自己安排的生活是宁静、安逸、幸福的。

她用四百法郎租了一幢小小的房子，房前的花园一直伸向塞纳河岸。这是所不引人瞩目的住宅，日夜关门闭户，颇有修道院的味道；一条狭窄的小径通向这幢隐藏在宽阔牧场中央的房屋，房子的窗户朝着河流和河岸荒凉的山坡。心地善良的夫人年过半百，成天关在屋里，过着宁谧的生活，和儿子卡米耶、侄女苔蕾丝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

卡米耶这时年方二十。母亲象对待一个幼小的孩子那样娇